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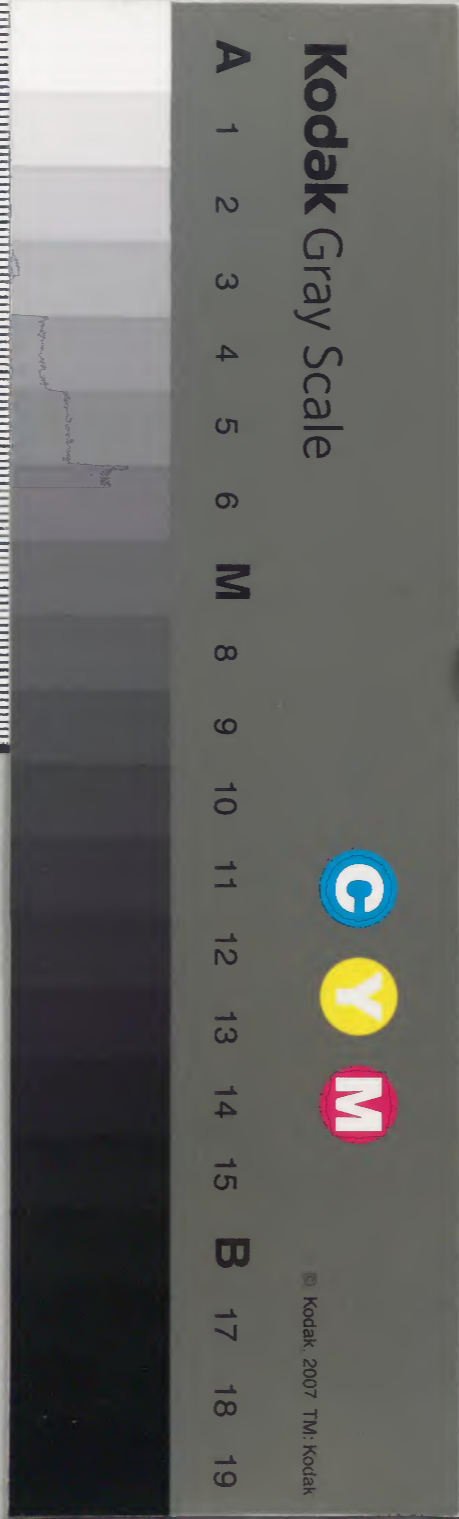
裨海  
四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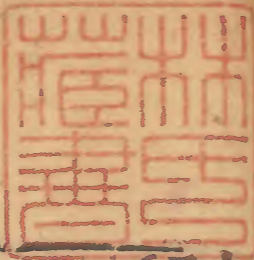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	一	五	七	類
四	二	函	號	
架	冊			
一〇〇				

內閣文庫			
三	一	五	漢
七	〇	函	書
二	〇	〇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 ( 42 )
函號	370 44

東坡志林 一  
歸田錄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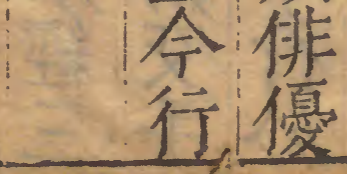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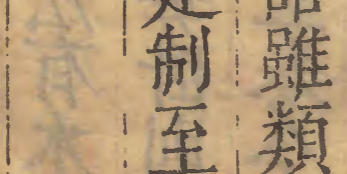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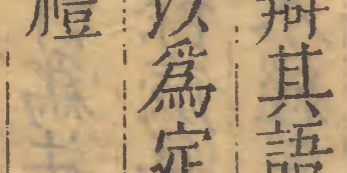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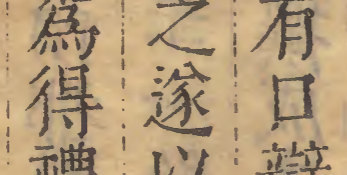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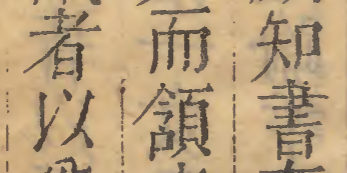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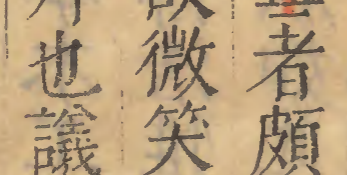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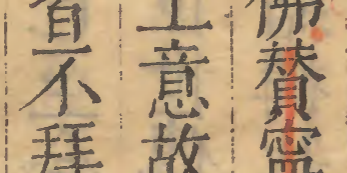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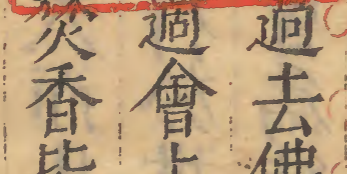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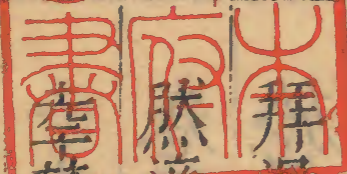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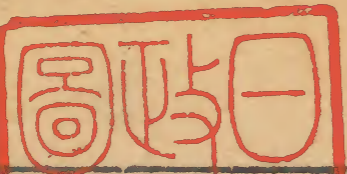




歸田錄卷第一

宋廬陵歐陽修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  
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  
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  
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為定制至今行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  
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恠

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  
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  
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有木經三  
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卧則交手  
於胷為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  
世者是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  
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脩忝與其一爾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在宋門外

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

京師公往往易服一作衣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真宗

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

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

恠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

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

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一作罪大也中使嗟歎而去真

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曰一作公何故私入

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一作俱備

國朝日錄 卷一  
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  
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  
爲御史所彈然自此竒公以爲忠實可大用晚年  
每爲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  
一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  
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  
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  
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

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  
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

第一

故參知政事丁公

庶

晁公

宗慤

往時同在館中喜相

諧謔晁因遷職以啓謝丁時丁方爲羣牧判官乃  
戲晁曰啓事更不奉荅當以糞鑿一車爲報晁荅  
曰得擊勝於得啓聞者以爲善對

石資政

中立

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

入朝遇荆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

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為自左去聲掖門入

石方趨班且走且答曰祇為大音拖王迎授聞者無

不大笑楊大年方與客棋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

年因誦賈誼鵬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

石遽荅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疑同在中書

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

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

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

百於是烘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瀆其事甚恠錢公後傳

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

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竒之

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

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

卒謝希深為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

延接既去則歎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

此恠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

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  
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啓  
事謁見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  
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於扇曰此  
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爲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  
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  
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爲我取繼  
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

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於朝請賞以官  
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  
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  
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爲魚  
頭當章獻垂簾時屢有補益讜言正論士大夫多  
能道之公旣卒太常謚曰剛簡議者不知爲美謚  
以爲因謚譏之竟改曰肅簡公與張文節公知白  
當垂簾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爲一

時名臣而魯允簡易若曰剛簡允得其實也

宋尚書祁為布衣時未為人知孫宣公奭一見竒之

遂為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

人公嘗語其一無此字門下客曰近世謚為兩字而文

臣必謚為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戴足矣

及公之卒宋方為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况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

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

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

同亦不降麻遂以為故事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

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

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

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

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

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

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

謝之而去至一無此字慶曆三年余作舍人呵引者即

歛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  
 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予官於外十年而還遂入  
 翰林為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  
 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歛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  
 三衙漸重舊制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為兩司自侍  
 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  
 軍指揮使一止作馬步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為二  
 故與殿前司列為三衙也五代軍制已無典灋而  
 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  
 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  
 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  
 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  
 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偽蜀時年號也因問  
 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  
 宰相一有寡聞也

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



者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為二人以為二人聖者  
 悅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為明字於文日  
 月並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遽  
 遂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  
 迎和氣也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羣  
 臣慕唐玄宗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  
 之上至寶元亦然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  
 氏朝廷惡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  
 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謚爾明年又改曰慶曆至九  
 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  
 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  
 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  
 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凡年號九皆有謂  
 也

寇忠愍公集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  
 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  
 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  
 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

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此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一作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一作公為得體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

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於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王文正公曾為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

李文靖公沆為相沈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為相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為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

體或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用力一作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改更一作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陶尚書穀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上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趨入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臘茶出一作盛於劔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為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昌明適英閣賈侍中昌明時

為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畧而

不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

後王鑒一作戒何必諱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為參知政事

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為學士

以為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

之

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二字一作一人自盛文肅已下

皆坐斥逐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丁晉公憐其才

曲保全之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獨於大年能

全之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

太祖時以李漢超為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三千

而已然其齊州賦稅最多乃以為齊州防禦使悉

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為多不法

久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

女以為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

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

字

一作對曰無也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

河北之民歲遭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婦

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

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

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

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

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

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

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

妙凡飛白以點畫象形物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

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

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

尤為奇絕又出三百點外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

閣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孟子素甕

盞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純色已故暗宮人遽取

新衾覆其上亦黃絕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

疾因

一作因侍疾

見之爾

陳康肅公

堯咨

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

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

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

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

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

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

而一作而入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

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

彥博

正衙宣

麻之際上遣小黃門

一有三革二字

密於百官班中聽其

論議而二公又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

黃門具奏上大悅余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

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

對上曰自古

二字一作古者

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

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荅云

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縉紳

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

數倍於常然用啟頭書送一作拒而不納蓋惜事

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

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

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恠也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內火

遂遷至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

真洞真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

遺遂一有又字遷於景靈而官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

真像所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二字一作乞移他所遂

遷於集禧宮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

君也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爲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

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爲宰相兼職又有學士

爲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謚號也遂更曰

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爲官稱如端明資政是

也丁既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

非人臣之所宜稱遽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一作不可以不學也

王冀公

欽若

罷參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

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于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為特加一作置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為一輕浮子所戲遽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蒙正為一作至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



名臣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

一有中  
山二字

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

先白中丞雜端至今如此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

一有云補  
文字

仲山之來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熨實難調於

眾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南篇詠尤

多如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

一有之  
句二字

尤為人所傳誦

張僕射

齊賢

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

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

公常以五七兩為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

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

啗不類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

金漆大桶於廳側窺

竊

一作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

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

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

飲食甚微每析半餅以筋卷之抽去其筋內捻頭

一莖而食一有此亦異於常此一無人也

宋軍獻公緜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

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矣二公笑

且閱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十五一作日

夏公七日不復遺一字人性之相遠也一有如此

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議定

盟好由是進用當章獻明肅太后時以勳舊自處

權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

內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

而又降出者一無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為小人

一有所測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

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徐啟曰臣已告得侍中宅

妳婆或其親信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

其然也但以三執不能已一有僂行之於是太后大

怒自此切齒遂及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

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華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勳

時為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叙勞過求恩賞內中

唐突不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  
曹歸院坐廳事召崇勳立庭中去其巾帶困辱久  
之乃取狀以聞崇勳不勝其耻其後曹芮事作鎮  
州急奏言芮反狀仁宗太后大驚崇勳適在側因  
自請行既受命喜見顏色晝夜疾馳鍊成其獄芮  
既被誅曹初貶隨州再貶房州行至襄陽渡北津  
監造內臣楊懷敏指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  
蓋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論至襄陽驛遂逼  
其自縊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  
天下號為二宋其為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  
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  
天又曰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  
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為庠字公  
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  
壽而一作以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為小人  
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

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脩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閣門入見榜子稱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不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

公餽之歆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爲第一人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爲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卽悵然自失乃榜于家庭以錢十千贖一作購之居一二日子弟佯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

公終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  
歎公之純德也

國朝雅樂卽用王朴所製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爲聲

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爲高云今黃

鍾乃古夾鍾也景祐中李照作新二字一作樂又下

其聲太常歌工以其爲一作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鍾

時乃私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

成聲而照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照每

謂人曰聲高則急促下則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

使人心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侍

讀沐身充短小常戲之曰君樂之成能使我長有一

大乎聞者以爲笑而樂成竟不用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一作亦

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

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

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

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

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

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  
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爲學

士木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一有因字亦去

其一人至今如此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

丁度並爲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

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爲南京留

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

大琪目爲牛琪瘦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以此自相

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應聲曰王

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爲之大笑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因作表

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

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爲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于

陣後公爲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

其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  
之拜禮當枕塊忍聞樂夷之聲當時以為一作四六  
偶對最為精絕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為陝西轉運使作  
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  
宮就祿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欲中  
傷之因錄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  
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  
祿山之語卒不得不一作聞人以為幸也

楊大年每欲

一作

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

棋

二字一

語笑誼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

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  
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  
也

楊大年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草既  
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為  
隣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  
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

量真有氣性

一作性氣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鍾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

之徒皆以為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鍾給銅

於一有字

鑄瀉務得古編鍾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

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

一作云

粵朕皇祖寶龢

鍾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

則清聲合而其形不圓

一有而字

側垂正與朴鍾同然

後知朴博古好學不為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

鍾遂圓其形而下垂叩之揜鬱而不揚其鑄鍾又

長甬而震掉其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竊謂人

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

仁宗得疾人以義叟之言驗矣其樂亦尋廢

一有不用

二字

自太宗崇獎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

一作自

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

公

蒙正而下大用二十七

一作五

人而三人金登兩

府惟天聖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

堯臣第

一今昭文相公韓僕射

琦

西廳參政趙侍郎

槩第



歸田錄卷第一  
二第三人也予忝與二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為科  
場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  
年十二榜五人已上未有一人登兩府者亦可恠  
也

歸田錄卷第一

宋廬陵歐陽修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  
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  
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羣臣皆自以為  
不及也

趙元昊二子長曰佞令受次日諒祚諒祚之母尼也  
有色而寵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沒  
藏訛隴者亦黠虜也因教佞令受以弑逆之謀元

皇日金  
吳已見殺訛嚨遂以弑逆之罪誅佞令受子母而  
諒祚乃得立而年甚幼訛嚨遂專夏國之政其後  
諒祚稍長卒殺訛嚨滅其族元昊為西鄙患者十  
餘年國家困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  
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  
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自古賢智之君或不能免  
况夷狄乎訛嚨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為已利而卒  
亦滅族皆理之然也

晏元獻公善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  
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  
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

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

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一有學士二字李琪金門集有

賜契丹詔乃為阿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  
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為阿保機雖今契丹之  
人自謂之阿保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  
華人也自幼陷虜為人明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  
官既而脫身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

甚詳又云阿保機虜人實謂之阿保謹未一作莫知

孰是一作也字此聖人所以慎於傳疑也

真宗尤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

試進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巳上御試卷子並錄本

於真宗影殿前焚燒制舉登科者亦然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

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

學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

人世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為妙今子孫猶以畫虎

為業而曾不得其髣髴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

輒俗一作劣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一作未有

過此者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未有

對而會楊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

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為的對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為故事者契丹人使

見辭賜宴雜學士員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祇

召當直一員一作人餘皆不赴諸王宮教授入謝祖

宗時偶因便殿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俟上入內解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為定制也處士林道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翰頗為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一作能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一作充為人稱一作傳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一作冥未有繼者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一作君子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為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官制一作稱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以為恠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也

唐制三衛官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  
三衛廢無官屬惟金吾有一人每日於正衙放朝  
唱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  
弟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為三司使者常以為  
患田元均為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于請者  
雖不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溫顏強笑以遣之嘗  
謂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  
皮士大夫聞者傳以為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

中蔡君謨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

其品絕精一作精絕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

直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

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縷一作

金花於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太宗時有待詔賈玄以棋供奉號為國手邇來數十  
年未有繼者近時有李憨子者頗為人所稱云舉  
世無敵手然其人狀貌昏濁垢穢不可近蓋里巷

庸人也不足置之樽俎間故胡旦嘗語人曰以棋  
爲易解則如且聰明尚或不能以爲難解則愚下  
小人往往造於精絕信如其言也

王副樞<sup>曠</sup>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晏初除樞密副  
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  
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  
聖俞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  
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  
好學者死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

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  
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  
厠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  
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厠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  
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  
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厠上也蓋惟此  
尤可以屬思爾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

為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  
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  
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  
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  
世未有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為明堂  
蓋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園丘斯為近禮明堂  
額御篆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  
神翰雄偉勢若飛動余詩云寶墨飛雲動輝金中

日晶者謂一牌也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勲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  
不得於黃紙書名每以為恨也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十餘人泣事于外其罷而在院  
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釀錢飯僧進香合以祝  
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為餐錢羣牧  
司領內外功監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優又歲  
收糞鑿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謂之語曰三班  
喫香羣牧喫糞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  
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  
求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  
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  
者以謂言雖鄙俚亦着題也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命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  
契丹及館伴比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  
則賜佩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  
角可貴者惟金也乃創為金鈔之制以賜群臣方

團毬路以賜兩府御僊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  
毬路為笏頭御僊花為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宋丞相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  
手校郭忠恕佩鱗三篇寶翫之其在中書堂吏書  
牒尾以俗體書宋為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  
曰吾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  
懼改之乃肯書名

京師食店賣酸醃者皆大出一作牌榜於通衢而俚  
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醃從音有滑稽子謂人曰



彼家所賣餛飩音俊不知為何物也飲食四方異

宜而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傳失其

本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餽飩矣晉束皙

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溲牢九之號惟饅頭至今名

存而起溲牢九皆莫曉為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

薄夜亦莫知何物也

牢九溲牢九之誤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宴于相國寺羅

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

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

相皆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相一作公集賢曾公樞

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集副

樞胡諫議宿吳諫議全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

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

相與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

之盛事也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

御厨賜食與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

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

于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  
中爲之語曰厨中賜食階下謝衣盖樞密使唐制  
以內臣爲之故常與內諸司使副爲伍自後唐莊  
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  
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今一作本朝遂號爲  
兩府事權進用祿賜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內朝  
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  
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盖沿革異  
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蔡君謨旣爲余書集古錄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爲  
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  
山泉等物爲潤筆君謨大笑以爲太清而不俗後  
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  
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一作猶無此一種佳一無此字  
物茲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  
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  
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

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獼猴入布袋矣刁氏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以為善對一作昔梅聖俞以詩名當世然終不得一館職晚年任唐書局充修書官尚冀書成疇勞得一貼職以償素願書垂就而卒時人莫不歎其奇薄其初修唐書也常竊歎曰吾今可謂獼猴入布袋

仁宗初立今上為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註當直詔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羣一作公皆以王為真得學士體也

盛文肅公豐肌一作肥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踈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真宗時已為名臣至慶曆中為翰林侍讀以卒性喜焚香其在官舍每晨起將親事必焚香兩鑪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允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謂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也寶元中趙元昊叛命朝廷命將討伐以鄜延環慶涇

原秦鳳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使余以為一作謂

四路皆內地也當如故事置靈夏四面行營招討

使今自於境內何所招討余因竊料王師必不能

出境其後用兵五六年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大將

皆自戰其地而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能出師

高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

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第獻以

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楮一作

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

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

昔賢之所難也

國朝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為太

平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為雍熙大中祥符九年

改為天禧慶曆九年改為皇祐嘉祐九年改為治

平惟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為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亦謂之錄子今謂

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

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

亦用劄子與兩府自相往來亦然若百司申中書  
 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一作  
出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俗  
書名謂此唐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  
押字也隳廢殆盡惟此一事在爾

燕王

元儼

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六人無

一

此已亡歿至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  
 見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  
 為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

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華元郡王

九良

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

暮始興盥

一作

濯櫛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

飲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  
 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尤良不甚喜聲色亦  
 不為佗驕恣惟以夜為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  
 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嘗語余燕王好  
 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饑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  
 乘輿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歸田錄 卷之二  
皇子顯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  
賈學士黠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爲父師於體  
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  
自國朝命官祇以差遣爲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  
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賈言爲當也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爲貴多以翰  
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院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  
纔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慶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  
前殺傷四人取準備救火長榜登屋入禁中逢一  
宮人問寢閣在何處宮人不對殺之既而宿直都  
知聞變領宿衛士入搜索已復逃竄後三日於內  
城西北角樓中獲一人殺之時內臣楊懷敏受旨  
獲賊勿殺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  
號葉子青一作清者撰此格因以爲名此說非也

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  
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

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邵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無人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彩一作名紅鶴。阜鶴者別演為鶴格。鄭宣徽戲章歌章。郇公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

故嘗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

舉動為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

長吏協和。二字一作同押凡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

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

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

也。杭人嗜鱔。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

曰。但得有螃鱔。無通判處。則可矣。至今士人以為

口實。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

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試  
 官凡鎖院一有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  
 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  
 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  
 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  
 榮今日預東堂余荅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  
 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作一罇  
 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為白髮翁也天聖中  
 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

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澹墨題名第一人孤生  
 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為詩友余嘗  
 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至此梅贈余云猶喜  
 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  
 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勍敵也前此為南省試  
 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懽然相得  
 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  
 史一作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形一作於風刺  
 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絕倒目謂一時盛事前此未



之有也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  
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  
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  
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  
薄蓋一作習見已久恬然不復為恠也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  
謂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  
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

堯封溫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降  
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思天變之語  
上夜批出云淫雨為災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  
思變之言上之恭已畏天自勵如此

章郇公得家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作

詠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  
有章德象也世言閩人多短小而長大者必為貴

人郇公身既長大而語聲如鐘豈出其類者是為異人乎其為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

一作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

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罇俎間光彩灼爍

一作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

因温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

西見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菘豆中

藏之可經時不變云橘性熱而豆性涼故能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

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澀堅實如

石凡百十柿以一槓櫛置其中槓梓亦可則紅熟爛如

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爾淮

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阜茨半挺置其

中則可藏經歲不沙一作至於薄荷醉猫死猫引

竹之類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

物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而精

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鈴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盞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擣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擣之衆藥篩羅已盡而犀屑獨存四字一作犀獨存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為小塊子四字一作犀獨存方一寸半許四字一作半寸許以極薄紙裹置於此一字無懷

中一有使字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熱投

臼中急擣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

醫工皆莫有知者

石曼卿磊落竒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

劉潛者亦志義之士也當與曼卿為酒敵聞京師

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

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為異人稍

獻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

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

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燕龍圖

肅

有巧思初爲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

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鑲忽脫公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爲燕請以鑲脚爲鑲簧內之則不脫矣萊公大喜燕爲人寬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最精今州郡往往有之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壻之馬鞍父母爲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叙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爲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

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略整齊之固不足爲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一作悉皆苟簡粗略不如本

書就中轉失乖繆可爲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倚相背置一馬鞍及令壻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惟壻上高坐爲盛禮爾

或曰 鍾  
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然咨嗟以爲闕禮其  
轉失乖繆至於如此今雖名儒巨公衣冠舊族莫  
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閻鄙俚同  
其習所見而不知爲非者多矣前日濮園皇伯  
之議是已豈止坐鞍之繆哉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爲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  
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  
而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爲菩提寺矣江南有大  
小孤山在江水中巖然獨立而世俚一作俗轉孤爲

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爲彭郎磯云  
彭郎者小姑壻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  
而勑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  
夾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  
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  
刀尖銳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  
可笑者爾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

打字爾

打了  
推反

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

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  
 搗作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  
 曰打魚汲水曰打水投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  
 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  
 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  
 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徧檢字  
 書了無此字丁雅反者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疑當作滴  
 耿以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  
 音謫耿為是不知因何轉為丁雅也

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今  
 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咸平五年陳恕知  
 貢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魯為第一  
 御試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為第  
 一故京師為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  
 省陌也是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  
 公與王公隨章公得象叅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  
 讀學士一人李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誥  
 一人陳知微而汪白青楊楷二人雖不達而皆以

文學知名當世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叙鬼神述夢卜近帷

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

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為法

六字一作亦然

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

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

歸田錄二卷

終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一

明會稽商濬校

僕嘗夢見人

是云

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解吾詩入

陣圖詩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人皆以為先

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讐故恨其不能滅吳非也

我本意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

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耳此理甚長然

子美死凡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此

真書生習氣耶

韓退之青龍寺詩終篇言赤色莫曉其故嘗見小說  
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書九月柿葉赤而  
實紅則退之詩乃謂此也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爲身  
宮而僕乃以磨蝎爲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  
也

石介作三豪詩其畧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而  
杜默師雄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豪  
篇而我濫一名默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

其一篇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皆此等  
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  
惡爭名且爲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  
究飲私酒食瘡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作詩狂  
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

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公規邀余出遊安國寺坐  
中論風氣養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  
云蘇子卿齧雪啖糞縮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  
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窮居海上而



况洞房綺縠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記之。

唐末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齊己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坐貌彌精。語既凡近而字無法。真亞棲之流。近見曾子固編李太白集後。謂頗獲遺亡。而有贈懷素草書歌并笑矣。乎數首皆貫休齊己辭格。二人皆號有知識者。故深可怪。如白樂天贈徐凝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託。此不足多怪。

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白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窻。東通騎省。與李常侍窻下飲酒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窻。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嘆也。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

夏城志林 卷之二  
陋而蕭統尤為卑弱文選所可見矣如李陵書  
蘇武五言皆偽而不能辨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  
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多矣淵明作  
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  
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  
者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俚儒  
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為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  
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  
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暴虎吾父吾子  
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為殤此豈非俚儒之荒  
陋者乎諸如此類甚多不足言故不言也

玉川子作月蝕詩以謂蝕月者月中之蝦蟆也梅聖  
俞作日蝕詩云食日者三足鳥也此固俚說以寓  
其意也然戰國策曰日月輝輝於外其賊旌內則  
俚說亦尚矣

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驥如牛額下垂胡側立倒  
頃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驥馬也乃知鄧公驄馬

行云肉駿礮礮連錢動當作肉駿

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作陳濤抑不知孰是時琯臨敗猶欲持重以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留待明年莫倉卒又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杖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國忠之策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須眉蒼此張鎬也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常懷之侯君集云躡躑至此

至忠亦躡躑者耶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及出塞云我今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三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駟河洛昏中夜聞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投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身歸國而祿山盡殺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故人董傳善論詩嘗云杜子美詩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余笑

曰此句始爲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爲獨苦豈獨畫哉

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爲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爲留猛士守未央謂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子美自許契與稷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

別有事在也

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今日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所傳木蘭花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

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况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爲在父沒之後董卓旣誅伯喈方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駟虜入胡中尤知其非真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椰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簞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簞也梁簡文荅南王獻書云五離九拆出桃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簞也桃竹出

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杖引

元豐七年十二月浴泗州雍熙塔下戲作如夢兩闋云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又云自淨方能洗彼我自汗流呀氣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遊戲但洗但洗俯爲世間一切此曲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馴後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之名舊讀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

不喻此語及碎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昨日復遊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畧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百餘年已有遲留之語則此魚自珍貴蓋久矣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得如此壽耶

寇元弼言去歲春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詩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

仙有舞者帶研光帽帽上簪花舞香山一曲曲未終花皆落去

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也終於嘉環景鐘石鼓蓋堅古人之爲不朽之計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墜者特以人傳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書傳論語說亦粗備矣嗚呼又何以多爲

漢武諱巫蠱之事疾之如仇讐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雜

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已且為巫蠱之魁  
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云

陶靖節云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  
小軒以容安名之

劉聰聞當為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  
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  
名有甚於生者

今年吾當詣廣陵暫與子由相別至廣陵逾月遂往  
南郡自南郡詣梓州泝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迤

邈致仕築室種果於眉以須子由之歸而老焉不  
知此願遂否言之悵然也

韓魏公在中山狄青為副總管陳薦為幕客今魏公  
之子師朴出鎮而青之子詠薦之子厚復踐此職  
亦異事也

九江陳輔之有於陵仲子之操不娶無子曰我罪人  
也東坡曰有猶子乎曰有東坡曰魯山道州乃前  
比也輔之一笑曰賴古多此賢陶彭澤不解事忍  
饑作此詩意古賢能飽人輔之今為丹陽南郭人

朱氏子出家小名照僧少喪父與其母尹皆願出家  
照僧師守素乃參寥弟子也照僧九歲舉止如成  
人誦余赤壁賦鏗然鸞鶴聲也不出十年名聞四  
方此參寥之法孫東坡門僧也

柳公權論研甚貴青州石末云墨易冷世莫曉其語  
此研青州甚易得凡物爾無足珍者蓋出陶竈中  
無潤澤理唐人以此作羯鼓鞞與定州花瓷作對  
豈研材乎研當用石鏡當用銅此其材本性也以  
瓦爲研如使鐵鏡耳人之待瓦研鐵鏡也微而責

之也輕粗能磨墨照影便稱奇物其實豈可與真  
材本性者同日而語哉

蘄州龐君安常善鑿而曠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  
笑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  
非異人乎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爲太速此叟  
蓋自知頭方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  
去發之使更遲疑三兩日已爲少正卯所圖矣  
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

第九卷  
出此條



透掌

郝嘉賓既死出其所與桓温密謀之書一篋囑其門  
生曰若家君眠食大減卽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  
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余讀而悲之曰士之所甚  
好者名也而愛莫加於父子嘉賓以父之故而不  
匿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賓可謂  
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悲夫或曰嘉賓與桓温謀  
畔而子以孝子稱之可乎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嘉賓之不忠不待誅絕而明者其孝可廢乎王述

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温述怒排坦之曰汝真痴  
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温之禍使郝氏  
父子能如此吾無間然矣

子由之達蓋自幼而然方先君與其篤好書畫每有  
所獲真以爲樂唯子由觀之漠然不甚經意今日  
有先見固宜也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田以足饘粥耳而所至訪  
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無適而可耶抑人生  
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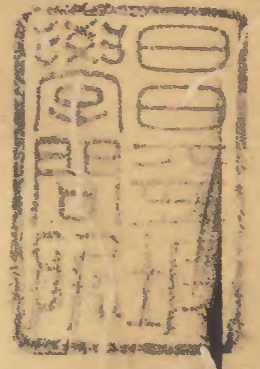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箬笠  
放浪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若人久放浪  
不覺有病或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  
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  
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泗洲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云世莫知其  
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陌史西域傳乃有  
何國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  
告身來且吊余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

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荅云當與  
蘇子瞻同往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  
矣豈非前定乎余以爲事之前定者不待夢而知  
然余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  
契乎

卷之二

三



然今同入此而... 蘇子卿回書於十二月... 謝明齋書一... 蘇子卿回書於十二月... 謝明齋書一...

